

龙骧子新派奇情武侠系列②

下



玉蚌仙珠



东52A-2

64568

10

23

C-5

玉蚌仙珠

(下)

龙骧子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金东晖

封面设计:羽 丰

玉蚌仙珠(上、中、下)

龙骧子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32 开本 24 印张

50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9-428-5/1·118

印数:1—15 000 册

定价:21.80 元

第十五章 惊世泣血须成霜

白头居士目放急焰，却难以去援手，因为他虽将素月神功施展到极限，却仍被血衣门主逼得手忙脚乱，只是不明白血衣门主本可以早已擒住他或打杀他，不知因何迟迟不下杀手，只是如猫弄鼠在捉弄着他。

钱婆婆问道：“门主，为何不将这白毛老小子一掌打杀，他们天水帮没有一个好胚子，属下和玉辘吃了他们好大的苦头，那顿江水喝得肚皮险些胀破！”

血主门主疾劈两掌，震得白头居士踉跄着退出三丈，才缓缓道：“钱护法，这人不是天水白龙，他是小浪子的朋友白头居士。”

钱婆婆怔怔，摇摇头道：“门主既已得罪了小浪子的母亲及老婆们，又岂惧再得罪他的朋友。反正逍遥浪子重返中原之后，一定放不过的四个人中注定了要有你我的！”说完扬手凌空抓出，指风飒然，将白头居士肩头遥遥抓出五道指痕，血迹殷殷，同时封住了他肩井穴。白头居士立时周身麻木，被天水帮弟子一拥而上也绑了起来。

原天水帮帮主天水白龙现今的无眉无须和尚突然跪在了血衣门主身前，叩头道：“门主，属下才是天水白龙，其实在您老人家甫一现身时属下便已跪着迎候，属下这副狼狽模样实是

他们三人所赐。”说着一指皆被绑住的白头居士、柳无悔、杨情文三人，原原本本从头道出他的窝囊经历。

血衣门主听罢，大吃一惊，道：“什么！蝶飞尊者在采办奇药炼制解药。好，白龙，你功莫大焉，只是这天水帮主之位本门主已赐给了我的干儿子，你便大度点，莫与他争了，屈居其下，做副帮主如何？”

天水白龙表面只得恭诺连声，内心暗道：“我白龙倒了八辈血霉，从白须飘飘的仙翁般人物变成了和尚犹是不算，一下子从正帮主位子同副帮主颠倒过来，嘴上还得连声称谢门主赏赐，这便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有苦同谁说去呢！”

天水帮副帮主做寿虽没有按拟定的给正帮主做寿那般隆重，但也相当讲排场，特别是血衣门主亲临寿堂，更是白龙始料所不及的。白龙坐到了寿星的位子上，习惯地摸摸下巴，光秃秃的，脸一红，这才晓得捻须的习惯得控制些时日，想像着自己童山濯濯的秃顶，眼睛盯住师兄的白发白须白眉毛，由慕生妒，突然叫道：“小圣手，你去把他的头发胡子眉毛剃来，再施展你的易容圣手，转沾到本……副帮主头上睫上下颊上，才像寿星样。”

血衣门主一怔，随即大笑道：“妙哉、妙哉！小圣手，你便快些为寿星易容，替他恢复故貌。”堂上众人闻言皆是一怔，随即拍手称绝。那个叫小圣手的水贼立即去剃白头居士的须发眉，为秃顶白龙易容。

黄蛟为讨他新拜的干娘欢心，禀道：“干娘，现在您可以同我干爹一起欣赏剖鲸腹，同时看和尚化妆也很有看头儿，相得益彰……”说着横眼白龙，心说现在咱俩易位，自此敢怒不敢言的不再是他黄蛟，而是向来人作威作福的白龙。

那白龙被旧部下新上司骂作和尚，也得自认倒霉，有血衣门主在坐，他连怒都不敢怒。看着八名执刀弟子去解剖那头巨鲸，极力转移着怒气，惟恐按捺不住跃起。

被绑在堂柱上的三人，两明一昏。白头居士干瞪着眼睛，硬挺着头发眉毛胡子被剃，想骂都骂不出来，因为哑穴被封。杨倩文则视若无睹，只是担心身旁的师妹柳无悔有无性命之忧。姊妹俩个同被绑在一根堂柱上，虽近在咫尺，却不能互相对话，更不能互相照应，何啻天涯相隔。

柳无悔一缕香魂游了一趟碧霄之后，又回归娇躯。魂兮归来后，缓缓挑开沉重的眼皮，幽幽几乎不可闻呼唤着：“虎贲师兄，是……是你么，你再不许轻薄……人家，人家……给你送……虎乳……是可怜……你，不是……”旁边的倩文闻言这才稍放宽心，知道师妹并没有死去，听到师妹昏迷中呼唤着虎贲公子，不觉羞得颊飞红晕，已知师妹心思。

鲸血飞溅，片片鲸肉被卸了下来。那头巨鲸渐渐不再挣扎，已经死去。白头翁如今变成了无毛和尚，望眼寿堂中高高上坐的血衣门主与师弟天水白龙，眸子里几乎喷出火来，又盯住那头正在被解剖的巨鲸，暗暗诅咒寿堂上的所有人，希望能从鲸腹中剖出来些毒龙毒蛇东西，将堂上的人噬掉噬碎。突然，但见一名天水帮弟子一刀刺破鲸腹，刀子甫拔出来，万万想不到当真有蛇儿自鲸腹中钻出，而且还是两个蛇头并排钻出！不，那是条双头单身的双头蛇！周身翠绿欲滴的双头蛇身子甫钻出半截，一名天水帮弟子已发现了它，惊呼一声钢刀落来。

双头蛇转身一扭，居然灵巧地避过这一刀，接着青光电闪，刹那间八名刀客悉数倒地，被身发逾电的双头蛇咬伤毒毙。

白头翁、柳无悔、杨倩文三人大喜，但是这离奇的场面实在忒难令他们相信，以为是幻觉，但几经眨眼之后，终于相信，

皆面现笑容。有喜必有忧，寿堂上的诸位，便如见到了天下最可怕的事，各个呆若木鸡！惟有迷失本性的玉蟾不知害怕，认为血衣门主便是她的柳杨，当众肆无忌惮地勾住血衣门主的脖子，掀开血衣门主的蒙巾，痴情地吻了起来！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接踵发生，鲸鱼腹内突然跃出一人，那人身如一缕血光，扶摇直上青天！被他破鲸腹而出时撞飞的鲸肉鲸骨犹未落下，那人已飞到数十丈高空，其速之快，可见一斑。空中那人陡然一声长啸，似是在发泄胸中积郁的浊气，啸似霹雳，刹那震得风云色变，寿堂上的琉璃瓦被震得片片纷坠，天水帮弟子与贺客们被震得倒下了一大半！这是不折不扣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血衣门主亦是心惊肉跳，惶怵中抱紧了正在吻她的玉蟾。玉蟾则只知亲她的“柳杨”，便是天崩地裂于前，她也不会理会。猛听空中那人哀痛地大叫一声：“蟾儿，你怎能同那血衣门主如此亲热！地狱袋内、北冥鲸腹，想你念你，无刻能忘！老天呀！孰料到我江柳杨重见天日时入眼的第一幕竟是这样！早知如此，莫不如死在北冥！”那人声落已如天外陨星似也飞坠到他们面前，探手便去抓血衣门主的面罩！

堂柱上绑的柳无悔眸光大炽，声音顿时提高了许多，惊喜交集呼道：“虎贲师兄，真的是你么？咱们不是在梦中相见么？”

自鲸鱼腹中冲天而起的正是身集北冥老人与逍遥浪子两大绝顶高手功力于一身的江柳杨！柳杨被鲸鱼吞下后，在鱼腹中不敢出来，怕出来时处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中，只得食那鲸肝上的血赖以生存，在鲸腹中不计日月地修炼自创于北冥中的北冥神功。每次察看弟弟小浪子尸体时，他都有惊奇的发现，小浪子尸体始终不腐不烂，而且其皮肤表层渐渐干裂，变得很硬很硬，如同角质的一般。这日他正在修炼北冥神功，感觉供自己

到寄居于其腹内的房主大鲸动态甚是异常，便收功破鲸腹而出。若不是鲸腹先被割破透进阳光，饶是他本领通天，也不敢冒险出来。

此时的江柳杨出手，天下已无人能避过他信手漫不经心一击。便是孔皆入等有限的几位绝顶高手，也绝难避过的，何况眼下他挟怒出手一抓，更保况血衣门主的真实武功根本难与孔皆入等人颞颥，故此柳杨一把抓下血衣门主的面巾，嗤的声响后，血红色的面巾一分为二握在柳杨手中。

揭去面纱，露出一张灰惨惨木讷讷的脸，腮上生满虬须，十足的丑陋汉子，难道这就是血衣门主的真面貌么？柳杨的心在绞痛，几乎滴出血来，他全身心爱着的人，在他心目中一直是圣洁化身的玉蟾公主居然对这么个粗鄙的汉子投怀送抱，而且现在还仍然抱着这丑汉子吻个不停，这何啻是在柳杨心上扎刀子！须发俱张，虎目含睛，一时怔愣在当场。他哪里知道，他的玉蟾是迷失本性，现在虽疯狂地吻着血衣门主，实则是把血衣门主当作他江柳杨来吻的。倘若柳杨晓得其中之一二，早已一掌震飞血衣门主。可是，在他误会玉蟾已经移情别恋，为了他所深深爱着的人，对她所吻着的人也不可以回身一指的！

仅片刻间，柳杨似乎苍老了许多，数月中生出的长长胡须本已显得很老，可就在他虎目落泪后，莹莹泪珠落在那胡须上，映着阳光，一颗二颗，晶亮如珍珠，三颗四颗，挂在胡须上的泪珍珠中竟闪出了血光！男儿有泪怎轻弹，真正男儿流出的是血，而不是泪！泪值几文？血泪无价！泪如珍珠，颗颗饱含着刻骨相思，铭心痴情，又颗颗闪烁着莫大悲伤，无阴哀感。柳杨浑然忘记自己，眼中只有玉蟾与血衣门主狂吻的场面，心中惟感五内齐焚，刹那脑中嗡嗡，但觉头大如斗在他泪眼朦胧中，见到的是一只仙鹤在同一条饿狼亲吻着！整个时空刹那仿佛俱

不存在，又仿佛在飞快逝去。于是，丽日下柳杨那油黑发亮的胡须开始失去光泽，片刻间奇迹出现了，胡须由黝黑渐变成灰白，并且愈来愈白，白得重新发出光泽来！血色泪珍珠挂在银白胡须上，相映之下，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观赏的确美不胜收，但任谁都都高兴不起来，有的只是震惊，悲伤！

玉蟾公主却置若无睹，依然如故，心中只将血衣门主当作她所爱的人，亲吻不够。她若一旦明白过来，真正的江柳杨正在她身畔为她滴着血泪，刹那须变霜华，不晓得她那时当是什么样的一番滋味儿！

奇怪的是，血衣门主见到柳杨煎熬成这个样子，居然也落下两颗泪珠，身体也随之颤抖起来，牙扣得咯咯有声，忖思：“莫道风流公子无情，看不出他虎贲公子还真是个痴情胚子！”抖动着伸出左手，并指如电般，点向柳杨昏睡穴！

堂柱上绑的柳无悔，也好似在这交睫间历经了数十载漫长风月似也，只有她才能捕捉到柳杨的心声，她也闪现出无数个念头：“……虎贲师兄如此痴情……可惜我那日……这样的男儿可托终身……”蓦然见到血衣门主出指偷袭，立时忘了自身重伤，不知哪里来的力量，高声喊道：“师兄快躲！”声荡整座寿堂，重伤未愈的她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怎会喊出这么高的声音来！

柳杨闻若未闻，依然怔怔呆立，泪如血珠，两眼眨也不眨地盯着玉蟾公主与血衣门主。突然，感觉有股劲气射来，同时感觉到自身护体罡气本能地游窜过去，这才一悚惊醒，却不出手反击，痛苦地垂下眼帘，最后两颗伤心血结成的泪珍珠滚落在银须上，成双成对的，叫人看了心酸。哀莫大于心死，看着他闭目待毙之态，柳无悔竟然喷出一口血来，从此以后，她才深深地爱上了江柳杨。杨倩文穴道被封，不能言语不能动，剪

水眸子连转了几转，滴下几颗晶莹的泪珠，不忍看下去，也闭上了眼睛，芳心则也同无悔一样，在这瞬间被柳杨的痴情所征服，仿佛血衣门主那一指点向的不是柳杨之身，而是她杨倩文身体！

血衣门主运足功力点向江柳杨，但指端在距柳杨躯体三寸余时，无论怎样催加内劲，怎么也探不进分毫！情急之下，撒指再度点出，二指如戟，已挟着他全部内劲，点至距闭目受着心灵摧残的柳杨肋下寸许时，陡觉自柳杨体内狂泄而出一股世无其匹的力道，反震向自己！血衣门主晓得不妙时，脚下扎柱桩，左手搂紧玉蟾，但是仍被那股无匹劲气反震得倒飞起来，抱着玉蟾公主，自寿堂正中那硕大的金漆“寿”字中间穿过，重重地摔在寿堂之外，落地时但觉右手中食二指如折，痛楚难忍，凝神看时，但见二指红肿起来尚且不算，指端已是紫青色！

千余人怔愣当场，呆若木鸡，然而他们所慑服于的江柳杨却完全不像是个煞星模样，兀是紧闭着眼睛，血泪也被眼皮阻住，未再滴落一颗。听到外界的人忽然惊嘘不已，却懒得睁开眼睛，在心底反复问着自己：“江柳杨，你该怎么办？是一掌毙了那奇丑粗俗的血衣门主么？不可以，看蟾儿与他那般亲热，毙了他之后，蟾儿会伤心的！我既爱蟾儿，只要蟾儿快乐，痛苦留给我一个人又有何妨！闭着眼睛，让伤心泪儿倒流，默默地在心底祝福他们，千万要控制住自己，莫在心中诅咒……”忽一物自脚下直窜到颈项上，已知是双头蛇青儿，才晓得人们惊嘘声起因。但觉青儿以它清凉软腻的两个蛇头在蹭着自己的下颚，心中感到一丝慰藉，付道：“与人交心，莫如交蛇，特别是女人，古有名训，黄蜂尾针、青竹蛇口莫毒过妇人心！”睁开眼睛，捧起青儿的两颗蛇头吻了吻，然后将青儿盘成项圈儿，戴在脖子上，仰天长啸起来，声音中充满悲亢！

他这一纵声大啸还了得么！莫说他已身怀逍遥浪子与北冥老人的全部真力，便是以逍遥浪子一人的内力，引吭一啸，足可震毙周围里许内的所有生灵。柳杨啸声方起，立时有半数以上的天水帮弟子翻到在地打起滚儿来。

白头居士与杨倩文穴道被封，无法运内功抗御柳杨的啸声，若是场中有人被震毙，首先被震毙的便应该是他们。柳无悔连声喊道：“虎贲师兄，天涯何处无芳草，七步之内有名花儿，大丈夫何患无妻，你在发得哪门子疯，还不快来救下我们！”

柳杨闻言一怔，转身痴痴呆呆地望着柳无悔，往事历历涌上心间，罡斗宫中一幕幕同真假柳无悔间的旖旎韵事奔马般重现，愕然问了一句：“悔妹妹，你说有人肯嫁给我？”

柳无悔眸光炽烈，道：“有，一定有的！”心中忖思：“当真无人的时候，我便嫁了你又何妨，别人认为你风流成性，到处留怀又忘情，朝三暮四，可是我今日才晓得你是天下最最值得爱的男人，能嫁到你的姑娘才是真正的有福！”

柳杨想到同假柳无悔在沙丘上那一幕，不禁暗生愧意，忖思：“我与无悔已有夫妻之实，今日不顾她生死，视她如无人，在她面前为蟾儿瞬间白须，岂能对得起无悔！”趋步上前，一掌挥下，绑着柳地悔的绳索断成数十截，重伤后的无悔身子一晃站立不稳倒下去。柳杨忙伸臂将她揽在怀里，低低在她耳畔道：“悔妹妹，你若肯嫁我，我便娶了你，而且向你保证，此生只要你一人！”

柳无悔苍白的脸上登时绯红，羞得低垂螓额，嗫嚅着道：“虎贲师兄，倩文师妹和白头居士老前辈都被点了穴道绑在那里，咱们快救他们，现在谁还有暇考虑你说的那些！”说完咳了起来，咳出的是鲜红热血。

内里伤痛欲绝，柳杨项戴蛇项圈，怀抱绝代佳人，须如银

白，上挂血泪如珍珠，此情此景，悲哉壮哉！左手揽着无悔，以手心劳宫穴贴在无悔的丹田上，输出自己本身真力为她疗伤。脚下轻飘，掠过杨情文与白头居士峰侧，右掌如刀，早已斩断了二人身上的绑绳，同时解开了他们被封的穴道。

且说寿堂外的血衣门主与玉蟾公主，齐从地上爬起。玉蟾揉着被摔痛了的腰，痴讷问道：“柳杨，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摔了我们？”血衣门主急忙掩住她的口，又给她服下一粒随欲丹，随即为她穿上套飞衣，俯在她的耳边小声吩咐道：“蟾儿，那个摔咱们的白胡子少年会邪术，他叫了谁的名字，谁的魂魄便会被他勾去，所以你在他的面前，千万别叫出我的名字，不然你一喊‘柳杨’他便会学着喊勾去了我的魂魄。要破他的法术你必须对他怒目而视，称他是‘谁希罕你这虎贲公子为我白须’，这便是破他邪术的十三字真言，你记住没有？”玉蟾背了两遍，道：“记住了。”血衣门主道：“我们杀回去，与钱护法、干儿子黄蛟、天水白龙等人联手对付那会邪术的白须人。”与玉蟾手挽着手，又从那破开大洞的“寿”字中间射回来。

血衣门主见到柳杨与柳无悔那副亲昵之态，不敢相信他便是方才那个在瞬间白了胡须的痴情胚子江柳杨，不禁怔了半晌，才向手下人命令道：“并肩子上，杀了他们四人！”人影如电，钱婆婆、白龙、黄蛟、玉蟾连同血衣门主齐扑过来。

柳杨抱着柳无悔，左手依然外运着内力如故，脚下微闪，将佛门八风不动身法施展到极限，晃身挡在了杨情文与白头居士身前，右掌划弧一圈一推间，狂飙暴起，卷得那五人似浪头上的小舟一样荡向四方飞泄出去！

玉蟾在倒泄中施展百禽身法又飘了回来，凌空击下，双掌挟佛道两家内功精华，端的不容小觑，便是一座小丘，也得被她夷为平地。

柳杨见是他心爱的蟾儿向自己下这般杀手，感触如置冰窟中，一时万念俱灰，本不想躲开，任由玉蟾一掌打死算了，死在她的掌下，总比忍受着她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要好受得多，一瞑不视，一了百了！便在玉蟾的手掌将拍到时，陡然一个念头划过脑中：“我死无憾，无悔何辜！”原地疾速转身，背对空中袭来的玉蟾，痛苦万分地闭上眼睛。

“砰”双掌击了个结结实实，玉蟾被震得眼前直冒金星，再想收掌，却似胶在了柳杨的背上一样，无论如何也收不回来。

柳杨兀立如山，岿然未称寸步，左掌仍在替无悔疗伤，也不问自己因何傲立宛如大罗金仙，长长叹了口气，幽幽问道：“蟾儿，你喜欢那血衣门主只管去喜欢，又何必来要我的性命，没见到我为你伤心成这个样子么，我死了对你又有何益？”

玉蟾奋力向外拽着胶在柳杨背上的双掌，目光呆滞，咬牙切切牙道：“谁希罕你这虎贲公子为我白须！”说完之后，满以为她的“柳杨”秘授她的十三字真言会立时奏效，又奋力回拉双掌，却未拉回来，心中有气，忖道：“这白胡子妖人邪法厉害，十三字真言奈何他不得，我就不信邪法能胜过我的内家玄功！”运足功力，非但没有撤回手来，吓煞人也，所运的内力竟源源不断注入江柳杨的体内，一旦开了头，便如长江大河一般，滔滔难绝，奔涌着注入。

柳杨背对玉蟾，不然定会从她的眼神呆滞中发现症结，查明真相。可惜是以背抵挡了玉蟾双掌，这对鸳鸯失去次团聚机会，心中气不过玉蟾下杀手对付自己，在玉蟾击中自己而夷然未损后，怔了怔，记起自己在北冥悟出的北冥神功来，便吸住了她双掌。这时柳杨的北冥神功已经在鲸腹中练到收发由心，随心所欲境界，忖思了半晌，终于决定将玉蟾的功力悉数吸来，任由她嫁给血衣门主也就罢了，吸来她助纣为虐的资本，不死亡

羊补牢行径。

血衣门主等四人跌跌撞撞自地上爬起，见到玉蟾恁般功力双掌击实柳杨手背居然未将柳杨击出半步，齐愕然矫舌不下，怀疑柳杨是否还是血肉之躯。翘起着上前，八掌齐出，将柳杨罩在其中。柳杨叹息了一声，右手中指微屈，拇指前扣，其余三指上挑，状若兰花，环臂圈点而出，登时指风飒飒，破空之声大作，那四人举着八掌，木雕泥塑般呆立在柳杨周围。

玉蟾体内的真气源源不断外泄，而柳杨将吸自她体内的真气用以疗柳无悔之伤，等于将玉蟾的真气转移到柳无悔身上。约摸有盏茶时光，玉蟾的头上开始白气蒸腾，原本挺直的身子也开始慢慢佝偻下去，而柳杨前面的柳无悔，则渐渐恢复照人丰采。惟有中间的柳杨，默默地替人作嫁，脸上挂的只有哀伤。

又过一炷香光影，玉蟾公主则完全瘫软在地，难动分毫。头上那白气也渐来渐稀，勿庸细察，已知她将届灯尽油干之境。柳无悔则容光焕发，回头眨着水汪汪妙眸，看着柳杨长发成缕，胡须尽白，脸上痛苦的神态，亦不禁心为痛苦。闻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鲸腹内的腥臭味儿，但觉其嗅如兰似麝，竟半点不烦不恶心。

玉蟾所中的迷药随欲丹药力随同功力的外泄齐外泄，待到身上半点功力荡然不存时，她已完全恢复了本性。勉强睁着二目，面前人影朦胧，依稀便是朝思暮想的柳杨背影，立时眸子中涌出成串成串的泪珠。可是，灯火将熄油已尽干，她便是想开口喊一声：“柳杨”都已不能，顿陷茫然迷惘之中，对片刻前所发生的一切，俱感恍如隔世，荒唐莫是自己所为。现在所慰藉她的是对柳杨的那至死不渝的挚爱，虽死在他的背后，能见到他的背影无憾无怨。

柳无悔回眸一笑，百媚顿生，道：“虎贲师兄，你的武功是

何时练的，才别年余，已未遑多让世上任何高手，包括逍遥师兄。”柳杨是时仍不知自己早已是绝顶大高手，怔怔地问道：“什么！我能与胞弟逍遥浪子齐驱并驾？无悔，你这比喻不妥，小浪子早魂归幽冥，我若与他相提并论，岂不也要死去么！不过死去也好，能陪我那大英雄弟弟与之共在幽冥，比在这个令人伤心的尘世强上百倍千倍！”虎目又是蕴满泪花，险些流出来，仰头泪眼朦胧盯着头上的那片湛蓝天空，泪珠在眼眶里打过几个圈子后，终无法倒流回去，又不想让柳无悔见到自己落泪，默运玄功将泪珠蒸发掉。

内力枯竭，形如败蒿的玉蟾公主终于呻吟一声后，声音孱弱叫出：“柳杨，是你！果然是你么？转过头来我只想见你一眼，死也瞑目，柳杨，无声无语背对我干什么？”

江柳杨的心在痉挛收缩，身体颤栗起来，一字一顿道：“你不希罕我这虎贲公子江柳杨为你白须，我还转过身去干甚么！莫因白须的我吓坏了你这金枝玉叶，江柳杨是丑八怪，哪里比得上那位半百齿龄的极有朝气的老小伙儿血衣门主，老夫少妻岂不般配么，世人说‘小两口儿’，所以你这金枝玉叶之躯偏要行世俗人难为难解之事，来个‘老小两口儿’却是不同凡响啊！”说着流下泪来，但那对儿泪珠尚未滚到鼻翼上，已被柳杨默运玄功蒸发掉。

柳无悔回眸见到柳杨俊面红光乍闪即逝，接着两缕白气冉冉飘起，晓得是泪珠被柳杨绝代内功蒸发掉，吃惊之余，又有些吃醋，付道：“虎贲师兄何时能为我流下血泪来呢！”

柳杨的每句话，皆如重锤击在玉蟾心头上，一字不啻是一刀，一句何异于数剑，芳心震颤肝肠寸断，泪如断了线的珍珠泫然而下。方才还在怪柳杨不言不语，如今她还能如何言语，低泣着，良久之后才道：“柳杨，任你怎么说去吧。蟾儿在临死之

前，只要求你回过头来，让蟾儿看眼那张刻在我心版上的面孔，更要看眼你为我而白的胡须！”

江柳杨蓦闻玉蟾口中说出“死”字时，宛若惊雷击顶，悚栗之后，以本身内元循玉蟾被吸住的双手反送回去，同时黯然失神道：“你不可死的，要死我替你死便是了，你留在尘世上同血衣门主老夫少妻的相亲相爱吧，而我，甘愿为我变成个孤独的野鬼，让玄夜的凄风，让天上的明月寒星，与我为伴吧！”

柳无悔则转过身来，双手握住柳杨那冰冷的双手，毅然道：“虎贲师兄，我也叫你声柳杨。柳杨，莫心伤，你不会孤独的，有我陪伴你，便是到了天下人都不理你的时候，无悔发誓寸步不离你，此誓诚可向天地表明心迹，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海枯石烂，此心不变！”

柳杨一怔，心忖：“当初我在沙丘上草地旁吻她屁股，她都不许，打了我两个又响又痛耳光子，后来她却主动相就，这时又发下这等感人誓言，天下最难解之事，莫过于女孩儿之心！”缓缓点了点头道：“无悔，你是我在这个世界最先爱上的女孩儿。上官婵莲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先碰过的女人。然而，她在我的心目中不如你，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爱过她。可是，你们俩在我的心目中加起来不如蟾儿一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所爱得最深的人便是蟾儿。但是，在我已经离不了她的时候，她却投进了别人的怀抱，故此，伤我最深的也是蟾儿，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此话半点儿不假！”轻轻推开柳无悔，仰面朝天，脸上又是红光乍闪即逝，两缕白气袅袅升起。男儿泪，不轻弹，但是柳杨白须上的那几颗血泪，此时已凝结成血珠，阳光下，分外闪光。

千余人各个呆若木雕泥塑，怔愣在周圉无论是天水帮弟子，还是来给天水白龙祝寿的贺客，无不在怀疑柳杨是海中的龙王

出世，神勇无匹敢比天人，俱悚然股栗，怀着敬鬼神而远之的心情怔忪当场，又都不晓得柳杨这煞星才一出世，便与场中的两个女人缠夹不清，且痴情得刹那白须，泪滴含血结珠，更使这些人于茫然之中充满不解。然而，从惊愣中醒来的这些人，皆都晓得若去招了柳杨这位煞星，定然命丧须臾，是以人人自危，还有哪个敢嫌命长出来插上一足。

柳无悔脸上满是委屈，道：“柳杨，你既已承认第一个爱上的人是我，又为何推开我？你当我是小气人么！我不再在乎你曾有过上官婵莲而给你屁股亲并打你的嘴巴，更不在乎你最爱的人不是我而是别人，只要你以后对我好即可以了！无悔既然选中了你，绝无瞻前顾后的道理，此生非你莫嫁，终生无悔！”

柳杨又是一怔，掐指算来，忽道：“无悔妹妹，算来咱们在罡斗宫西山沙丘一别，已有年半有余，你也似上官婵莲一样，也为我生了个儿女吧？”直至此时，柳杨仍将那日上官婵莲假扮的柳无悔当作真正的柳无悔，故此才有如此荒诞不经的一问。

柳无悔怔住，羞红了粉颊，垂头道：“柳杨，你、你怎么这样荒唐，那有这么问人家姑娘的，岂不羞煞人也……”毕竟是江湖女杰，旋即抬头正色道：“柳杨哥哥，你若想要儿要女，咱们婚后我自然会给你生的！”

江柳杨愕然。以为是柳无悔脸皮薄，羞于承认，愣了愣道：“无悔，咱们的事容待后议，先处理眼前的残局，这里的人我只处置钱师叔、血衣门主还有蟾儿，余下的交给你与文师妹及白头居士前辈处置。”虽在哀痛欲绝的心态下，却不失洒脱本性，斜眸瞥了眼白头居士，忖道：“且勉为其难称他为白头居士吧，莫如叫他‘秃头居士’形像些。不晓得那被我拔光了头发的丐蛛鼻祖秦家卧龙三圣的白头发长没长出来，若是长了出来，再拔来一人的白发赠给白头居士，让他安上假发，也对得起我那